



TEN YEARS
TEN CITIES

十年十座城市

THE WORK OF TERRY FARRELL & PARTNERS 1991-2001

泰瑞·法瑞建筑设计事务所(TFP)作品选1991—2001

[英] TFP 事务所 编
吴 晨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十年十座城市

泰瑞·法瑞建筑设计事务所(TFP)作品选 1991—2001

[英] TFP 事务所 编

吴 晨 译

TEN YEARS TEN CITIES

THE WORK OF TERRY FARRELL & PARTNERS 1991—2001

TU84
28.651

十年十座城市

泰瑞·法瑞建筑设计事务所(TFP)作品选 1991—2001

[英] TFP 事务所 编

吴 晨 译

TEN YEARS **TEN CITIES**

THE WORK OF TERRY FARRELL & PARTNERS 1991—200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2-102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年十座城市 / 泰瑞·法瑞建筑设计事务所(TFP)作品选 1991-2001 /
[英] TFP 事务所编, 吴晨译. —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ISBN 7-112-05592-X

I. 十... II. ①英... ②吴... III. ①城市规划—作品集—英国—现代
②建筑设计—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 TU984.561 ② 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2944 号

Copyright © 2003, Published by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Lt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China Architecture Buildi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
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EN YEARS: TEN CITIES

The Work of Terry Farrell & Partners 1991-2001

本书经英国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Ltd 出版公司正式授权我社在
中国翻译、出版并发行中文版

策 划: 张惠珍

责任编辑: 马鸿杰 黄居正

十年十座城市

泰瑞·法瑞建筑设计事务所(TFP)作品选
1991-2001

[英] TFP 事务所 编

吴 晨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制版

东莞新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0

2003 年 6 月第一版 200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198.00 元

ISBN 7-112-05592-X

TU · 4912 (1121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鸣 谢

本书的TFP项目经理是Jane Tobin。文本是由
Jane Tobin 根据泰瑞·法瑞(Terry Farrell)的笔记
编写的。图片是与Eugene Dreyer 共同选定和编辑
的, 他提出了整体版式的意见, Beth Thompson 也
对本版式提供了大力协助。Steven Smith 就城市背
景介绍提供了指导。

要感谢Hugh Pearman对本书内容和文字安排
所给予的关心和参与, 还有给“里斯本”部分提供
帮助的Ideias do Futuro, 以及提供插图的TFP 香
港和爱丁堡公司。

特别感谢出版商 Laurence King 提供的指导
——尤其是 Philip Cooper, Liz Faber 和 Felicity
Awdry ——同时还要对 Wordsearch 的 Diane
Hutchinson 和 Sandra Grubic 提供的艰苦工作和宝
贵意见予以感谢。

目 录

前言 场所 + 形象	7
绪论	11
第一章 珠江三角洲特大城市群	31
明珠岛，广州报业文化广场，政府大楼，九龙站 + 总体规划，九龙通风建筑，凌霄阁	
第二章 北京	87
国家大剧院	
第三章 汉城	99
运输中心，“Y”形建筑物，“C”形建筑物，“H”形建筑物	
第四章 悉尼	123
帕拉马塔 (Parramatta) 铁路枢纽	
第五章 西雅图	135
南西雅图总体规划，太平洋西北水族馆 + 总体规划	
第六章 里斯本	151
里斯本港口总体规划，1998 世博会总体规划，ORIENTE 车站，Do Rossio 站 + 总体规划，巴雷鲁 (Barreiro) 码头 + 总体规划	
第七章 爱丁堡	173
国际会议中心 + 总体规划，温泉健身俱乐部，迪恩美术馆 + 总体规划，THE MOUND	
第八章 纽卡斯尔	207
东码头区总体规划，国际生命中心	
第九章 赫尔	237
THE DEEP 世界海洋探索中心	
第十章 伦敦	251
港口码头区 / 泰晤士入口，国家水族馆，格林威治休息亭 + 码头 + 餐厅，皇家园林研究 + 世界广场研究，Lots 路电站 + 新住宅，内政部总部大楼，三码头宾馆，帕丁登湾地 + 橙色总部大楼，瑞士村多功能综合开发，三星公司欧洲总部	
附录	307
1991—2001 年作品一览表，泰瑞·法瑞爵士，阿尔丹·波特，杜格·斯特里特，泰瑞·法瑞 + 专业人员 1991—2001	
照片提供者名单	
译后记	

HA184/06

前言 场所 + 形象

泰瑞·法瑞(TERRY FARRELL)撰文

本书中的工程涉及 1991 年至 2001 年 10 年时间。1991 年之前，公司的设计业务只限于英国，所有工程都是以伦敦为基地的。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相继接受委托的伦敦三大项目，使得公司开始长达 15 年的改革、重组与整合——首先是为这三大项目安排人员（在 12 个月内，公司员工从 15 人增加到 100 人以上），接着是项目完工和香港新工程开工，我们在 1991 年到 1992 年的 12 个月内从香港赢得了三项设计竞赛。香港项目于 1990 年代末竣工，赴港的设计人员要返回伦敦，这再一次引起了公司的重组与调整。在整个时期内，负责人员都是保持不变的，因此在设计世界上不同城市和地区的项目时，都能适应并处理不同的情况。

本书中的十座城市，是尽量按地理和时间顺序编排的。我们在珠江三角洲的起点始于 1991 年 7 月凌霄阁设计竞赛，此后我们在香港就一直设有分公司。香港分公司与中国、韩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工程有密切的联系，此处也会偶尔参与西雅图的工程。在伦敦一直保持领导设计的同时，对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借助于当今的通信技术，都能达到掌握设计和联络的目的。例如汉城机场大楼，首先是由我们伦敦建筑师设计的，然后是洛杉矶工程师事务所，最后由汉城业主和当地建筑事务所接手。这三座城市之间 8 个小时的时差，能做到连续 24 小时不停运转，某处在上班时接到的新的设计图纸，在 8 小时后的下班时间，就可将“接力棒”递交给下一座城市。

本书的历程是经里斯本到达欧洲的，然后由北至南，经爱丁堡、赫尔和纽卡斯尔穿越英伦三岛，最后返回伦敦。就像我们的工程一样，伦敦也是随着时代而进步的，我们对它的反应也与 1980 年代的不同。核心问题一直就是城市设计与建筑之间的关系，城市空间与场所创造的优先与随后的建筑设计的关系，它源于一个严谨的设计程序。建筑与场所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城镇、城市或乡村，这是它的牢固基础。建筑与人、文化、历史和环境的特性总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在设计新建筑和加速与改进活动中，总是会忠实地回到上述起始点的。

本书的每一章都是从“场所”开始的，然后按序展开，以描述为了实现“形象”的变化而进行的建筑项目。考察和了解世界上的城镇和城市，是 TFP 的一个富有激情的承诺，并且我们有义务对过往十年的某些令人惊叹的场所进行分析和研究。建筑物、城镇和城市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最强大和最有活力的因素，就像宗教、音乐、艺术或政治一样强大。一直以来，城市是，且将永远是属于大众的，并且在表达方式和成就方面是得到共享的。建筑，特别是城市生活，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我对此毫不怀疑。

十座城市：十条经验

思考十座城市的建设带来的经验是有趣的。当然，城市问题——包括人口密度和交通；新时代的铁路；以及污染和可持续发展——每座城市都会遇到这类问题。但每座城市都有一个我们要考虑的重点，因此我们对以往十年在十座城市中的工程，总结出了十条“经验”。

1. 珠江三角洲

优秀的城市、优秀的城区和优秀的总体规划是许多人工作的结晶，只有将适应并居住在该处场所之内的人们同规划与建设它的人们全部考虑在内时，才能做得到。

在香港，基础设施规划的控制与次序之间的平衡，是与视觉表现自由形成对照的。确实，这座城市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是一种综合的表现形式，因自身的高速发展而显得令人惊叹，并使得这座城市极具多样性和活力。

2. 北京

在日益增长的全球标准化或千篇一律的世界中，优秀的总体规划实际上是与建设场地息息相关的，它的形态、历史和范围就是设计基础。场所通常就是最好、最永久的“业主”，也是最好的“任务书”来源。

探究文脉，北京是一座有趣的城市。就北京来说，它的个性始于紫禁城，它由一系列具有当地建筑语汇的单元组成。城市文化

的挑战之一，正如我们会在国家大剧院方案中了解到的一样，为的是调整大尺度的城市元素——建筑物和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方法是注入一种一致性和场所的关系，产生文化的延续性与保护性，它们是项目的基础所在。

3. 汉城

文化不仅仅在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城市本身及其城市地区也是文化现象的载体。城市主义是一种文化——场所的文化。

汉城体现出了城市主义的特征是如何取决于环境文化的方式，以及在现代世界中，面临全球化文化以及迅速变化和发展的情况，它对建立特征是一种何等重要的挑战。自朝鲜战争以后，成立“Ground Zero”组织以来，汉城有什么样的独特性？它是如何自我发展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是，它有许多界线分明的、体现出韩国社会之进展的亚中心。由于许多韩国人的生活是以商业帝国——即 Choebals——为中心的，如大字、三星和现代，故每一个中心都是一座城中城，而每一个 Choebal 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组织世界。TFP 的汉城项目因每个“中心”概念的具体特点而异，并且是位于较大环境中的独立“中心”世界。

4. 悉尼

城市设计不像建筑那样浩繁，也不同于局部规划。它具有自己的

专业和技能领域，也具有自己的尺度和方法。

悉尼的帕拉马塔(Parramatta)火车站是将场所摆在第一位的——连接各处的城市中心——建筑物是摆在第二位的。作为城市综合体的火车站，它包括一个城市广场、聚集与餐饮区域，以及与城市各方相连的人行道。它将城市设计摆在第一位，而将建筑物摆在第二位。

5. 西雅图

电子信息时代能加快城市设计的变化并从中受益，例如，促进民主参与，解释、说明并分析解决方案，并将生活方式从一成不变的场所和时间的先入之见中解脱出来。

我们在西雅图的新水族馆的工程中得到经验表明，提出问题并从各方获取答案的能力，已开始改变城市运转方式，以及我们对其作出反应的方式。相互联系的社会使交流变为可能，并形成新的城市概念。“电子场所”（或译 e-场所）与实际场所，流动性与遥远性，对于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都是同样重要的问题。西雅图的现代城市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内在矛盾：工作场所的缺乏较之中央商务区，电子商务较之商业街，虚拟体验较之真实经历。作为微软的总部所在地，应能将城市区域引向真正的创造性管理之路。

6. 里斯本

公共区域，包括基础设施，是

总体规划的核心区域：各个建筑物的使用与建设，要服从公共区域的需要。

对于创建一个三角形的公共区域，也就是建筑物之间不可缺少的场所，我的感受极深。里斯本通过其开阔的广场空间、街道和林荫大道，给伟大的欧洲“城市”传统作了一个示范。这些场所是城市的生活空间，即我们能够进行谈话、交流并属于我们公众的场所。公共区域就是行人至上，各种基础设施只具附带作用的地方，亦即城市本身的真正结构。

7. 爱丁堡

优秀的总体规划应包含一切
(借用建筑师刘易斯·巴拉干(Luis Barragan)的话，即“完善的花园应包含一切”)。

爱丁堡的包容性和多样性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我们的名人美术馆和总体规划借助于全方位设计，为展览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作品提供了一种背景——从最细微的内饰到整个总体规划。所有风格、所有观点、所有可能性——这就是构成伟大城市生活的包容性，在有包容性的地方，就能做到最大限度的宽容和选择的自由与多样化。

8. 纽卡斯尔

优良的总体规划能积极地对界线以外的广泛领域作出反映（并汲取养分）。其评判标准就是它对界

线之外的领域的改变与改善幅度。

目前，关于城市复兴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一次成功的开发——无论是建筑或城市设计——会给整座城市带来冲击效应，这里我们就将纽卡斯尔作为一个范例。城市不会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对总体规划成功与否的判断，对时空界线之外的影响，与对“界线”之内的影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总体规划的界线不像建筑那样分明。纽卡斯尔的东码头改造，对Tyneside的改造有重大的影响，它的周围有下列工程，如国际生命中心，威尔金森·艾尔(Wilkinson Eyre)的千禧大桥，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的音乐中心，多米尼克·威廉姆(Dominic Williams)的波罗的海磨坊，以及火车站土地改造和Ouseburn谷地改造。

9. 赫尔

当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得到全面贯彻并最终完成时，它们就是当今将我们的城市和城镇调整并改造得更好的最佳工具。

赫尔从一个衰落的城市转化为繁荣的中心城市的过程，体现了城市设计和通过一系列总体规划及建筑工程而进行改造的长期影响，比如Deep——旨在为改造过的城市担负标志性“形象”建筑的一个公共水族馆千禧工程。总体规划影响着这座萧条的北方城市的复兴。长期承诺的特点在于不断地重新调查和评估社会的、经济的、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性，亦即有效性的基本标准。

10. 伦敦

总体规划是受到程序约束的：

除非真正地得到了认可和接受，否则是不会取得进展的。

针对总体规划，存在着各种可笑的处理手法，比如说业主及发展商，为了获得规划上的许可而购买一份总体规划，但并没有贯彻执行；又比如说建筑师，他答应免费提供一份总体规划，以通过程序以外的方式谋求单体建筑物的设计业务。总体规划本不该是这样的。在过去的200年间，伦敦几乎没有合适的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它是由乡村的聚集而最终形成的世界大都市，没有介入作为一座城市、一个都市单元而应有的、协调的城市生活舞台，避开了类似的欧洲城市主义传统。最关键的因素是极为需要的城市领导能力、连续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真正引起长期差异的是管理和领导能力。优良的城市领导能力会导致根本性的多样化差异，如香港、巴塞罗那、波特兰、俄勒冈和毕尔巴鄂。不良的城市领导能力（或根本就没有）已造成了伦敦公共运输系统维护不当、投资不足，以及令人震惊的公共开支赤字。尽管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是当今实现城市改造的最有效工具，但对使城市新生并做到成功管理的程序的误解（并非金钱或任何其他因素），都是对改造的最大障碍。

INTRODUCTION

绪 论

绪论

休·皮尔曼(HUGH PEARMAN)

12

泰瑞·法瑞(Terry Farrell)过去常常是受到批评家们冷落的。他是一位叛逆者,声称忠实于冷色调的正统现代主义会从更有勇气、更另类的理念中受益。那么我们选择的对象就是一种标志性的后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千真万确的。但问题不该是这样的:法瑞是不是后现代派的?这个问题也许要颠倒一下。假定法瑞是后现代派的,那么从那时起,还有谁是?斯特林(Jim Stirling)?狄克逊(Jeremy Dixon)和爱德华·琼斯(Edward Jones)?阿尔多·罗西(Ald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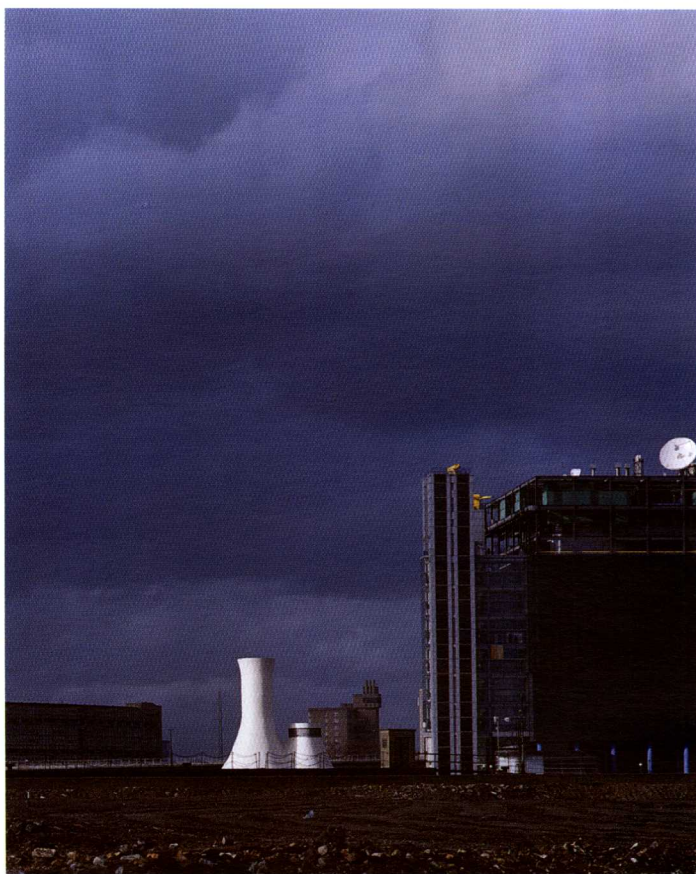
Rossi)?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甚至是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选出你自己的名单:你的名单上将会很快写满建筑师的名字,其中的大部分人会激烈反对自己是后现代派或任何类似派别的。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建筑美学和方法也有了新的发展。现在的风格之争已不复存在。它并不是两个阵营间的一个悬念。站在哪一边是没有必要的。在实验阶段,双方相互借鉴是越来越明显的。在为了让城市获得新生而采取的必要措施的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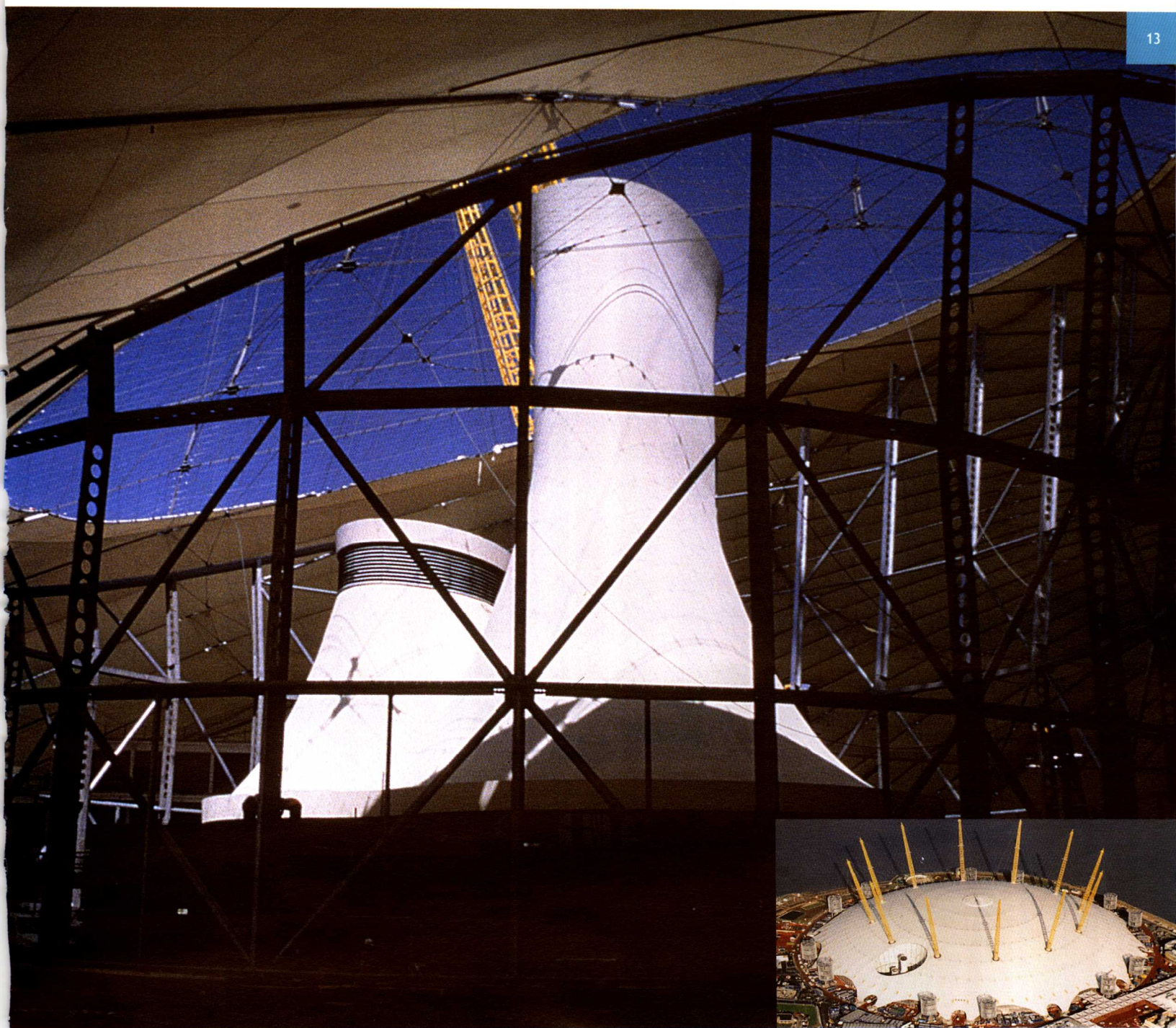
形态之间,目前实际上已不存在异议。在法瑞的某些早期城市研究课题中,已对许多此类手法作了概述。此后的差异,越来越体现在一个连续具体细节和个人表达方式上。若不对最近的将来作出猜测,我们就不会在注重宣言与建筑多样化的时代生存。相反,这是一个注重建筑综合性和整合性的时代。所有建筑师的心目中都有英雄,就法瑞来说,在他的作品中就能找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路易斯·康(Louis Kahn)和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的



1961年,泰瑞·法瑞在Durham大学建筑学院最后一年的作业。受到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鼓舞,Climatron是一个与Blackpool塔相连的高科技度假岛



黑墙隧道北端通风井,1961—1964年,右边是罗杰斯(Rogers)的路透社大楼,后面是厄诺·戈德芬格(Erno Goldfinger)的公共住宅,左边是彼得(Peter)和奥尔森·史密森(Alison Smithson)的罗宾汉花园



2000年千禧穹顶中的黑墙
隧道南端通风井

影响：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三位具有如此巨大差异的建筑师，在不同的时期均为他的作品打上了烙印，但全都是给那些具有纪念意义作品增添了某种风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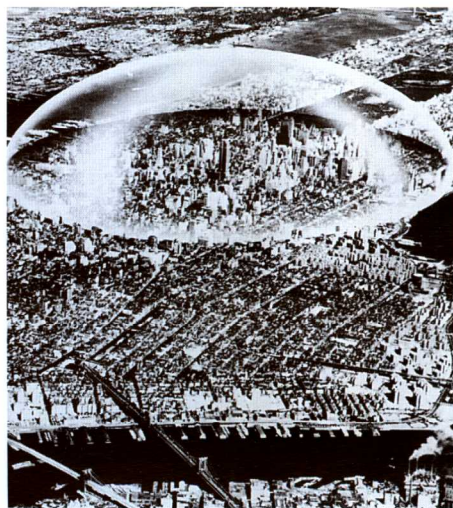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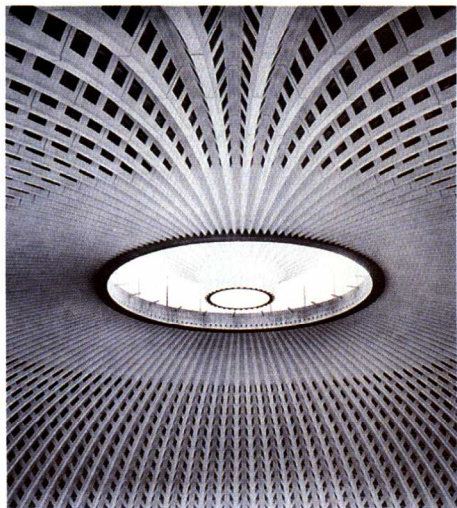
法瑞是一名建筑师，像所有建筑师一样，也在不断地发展个人的风格。此外，他还显著地扩大了他的视野。他过去曾是伦敦的一名建筑师，常做一些小型建筑物。如今的他是一名国际级的建筑师，做的是极大型的建筑物，实际上就是建筑物综合体。此外，他的独特优势——建筑师——规划师，或者，你爱称城市主义者也行——得到了充分发挥。这就是本书采纳下述形式的原因：主要涉及的是某座世界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具体特征，其次涉及的是法瑞在这些区域内的工作。在这种意义上，建筑是次要角色，而城市精神才是主角。期望会给人带来愉悦，然而情况是一回事，而对情况的反应却是另一回事。通常，你永远不会看到法瑞轻描淡写地处理

任何一座建筑物。

事实上，有些建筑物，如爱丁堡的名人美术馆，或伦敦切尔西的罗茨路车站改造成公寓的工程，实际上是对现有的历史性建筑物的重新安排——这一直就是法瑞的优势所在，因为他一直在给已有的建筑物及周边环境进行更新改造工作。对于难以改造却又值得改造的城市，这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但还是有其他的地方，如香港的九龙，你实际上踏入的是一块处女地。就像法瑞和各类其他建筑师在远东和欧洲的工作一样，你会发现土地是新近填造的，甚至是填海而来的。在那种情况下，你得作出自己的文章。因此，与名人美术馆截然相反的就是铁路九龙中转站工程（1992—1998），有一个大厅打破了纯粹的拱架结构：或者紧随其后的，更具生物形态的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的综合运输中心。对此，这些都是独立的世界，你能从这两者上面看到亚洲影响的痕迹。这是一个远离某些

西方建筑师在赢得东方国家的合同时所采用的符号学方法，尽管如此，法瑞还是采用了欧美的不同抽象性表达手法。

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始部分。1961年9月至1962年4月，法瑞供职于伦敦郡政府的建筑部门——这是他在二十岁出头时，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返国后的第一份工作。大学期间，他是 Harkness 设计公司的一员，师承康（Louis Kahn）与文丘里（Robert Venturi），对公司和他本人来说，当时都是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伦敦郡政府是一家重要的公共机构，当时有许多建筑师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那里找到的，特别是像法瑞一类的人，在取得正式建筑师资格以前从中得到了实际的经验。他在此处遇到了他的未来伙伴尼古拉斯·格里姆肖（Nicholas Grimshaw）。2000年岁末，他在伦敦郡政府特殊工程部所设计的双子建筑，被政府正式“收录”为历史和建筑保护名册。双子建筑就是黑墙隧道的两个通风井，



早期影响，从左至右：奈尔维（Pier Luigi Nervi）的罗马小体育宫，1960年；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流水别墅，宾夕法尼亚，1935年；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纽约穹顶，1965—1968年

为了减缓维多利亚后期所建道路的压力，修建了一条内伦敦公路隧道的“沉箱”，其后修建了位于东伦敦的与其完全相同的隧道，只有部分公路“沉箱”被建成，但是东段，包括新隧道，就是其中之一。

法瑞也从事过这类世俗然而有生命力的事物，如隧道内壁和维修工场工程，不过在40年之后，正是通风井使他们得到了应有的认可。某些人认为它们是受到了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在巴西利亚的工程的影响，但按法瑞的说法，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他反而推崇的是坎德拉(Felix Candela)和奈尔维(Pier Luigi Nervi)，即先进混凝土结构的主要倡导者。通风井是漂亮的白色曲线建筑，旨在排除烟雾、吸入新鲜空气并监测污染情况。因此，它们是当今许多利于生态的、自然通风的建筑物之排气/换气塔的先驱者。他们利用了当时崭新的技术，即将混凝土喷洒在拉伸的钢索网上，以达到成型时的流动性。人们也许会觉察出某些影响，如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马赛公寓上的顶部通风装置，但法瑞的工程更加“现代”并使其变得成熟。他们采用了早期太空时代的技术，然而又体现了某种1930年代的海洋定期邮轮建筑象征主义的怀旧意象。

它们耸立在这片被人遗忘的东伦敦区数十年了，四周是老式的工业加工厂房，外围是城市棕地——它们到了重新开发的时候了。要历尽艰辛地找到这些问题，你得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建筑师。正是在所清理的北格林威治半岛上建起了罗杰斯(Richard Rogers)和

迈克·戴维斯(Mike Davies)的千禧穹顶，这些多年被人遗忘的地方才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该半岛位于隧道接近陆地的区域。穹顶实际上覆盖了整个用地，同时又得让隧道从地上升起来，并要容得下通风井。戴维斯的方案只是在穹顶的一侧留一个圆形的孔，以安装通风管：这样可以接纳它，像变形虫一样。方案在法瑞和戴维斯之间来回反复地作了讨论，即如何处理通风井与穹顶的关系——并将其公之于众，也许是将视觉展示与电视展示结合起来，以说明地下隧道中拥挤的交通。遗憾的是，出于安全考虑而取消了这一方案：权力部门不希望隧道显露出来。围绕通风井的那部分穹顶并不是半透明的，且很少有参观者意识到，为什么在对称美的由纤维结构组成的空间中会有突兀的物体延伸出来。

无论如何：法瑞第一个建起的公共工程，已经与穹顶以及北格林威治和Poplar——在河的对岸——挂上了钩，塔的有机美学，与1960年代史密森(Smithsons)和戈德芬格(Erno Goldfinger)住宅区工程之暴露混凝土的美学，和后来格里姆肖(Nicholas Grimshaw)的金融时报印刷厂及罗杰斯(Richard Rogers)的路透社信息中心的机械美学，形成鲜明对照。有兴趣的建筑师已将通风井的设计师作了分类：正是建筑师Ian Ritchie的研究，首次显露了法瑞的影响。随着河两岸的全面更新改造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实施，通风塔也许容易被损坏，尽管后来已被列入保护名录。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

代中期，法瑞的九龙通风建筑又回到了这种被人忽视的风格。它是香港通向位于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的赤鱗角新机场的铁路中转站。它包含防潮门、变电装置和通风设备，坐落于俯瞰维多利亚港的九龙Point公园，因而受到瞩目的机会较多。其有力的角度和浅色调——使人想起船上的烟囱或通风井——使得繁忙的码头区与后面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有一个重要的缓冲——在以天空为背景映出的轮廓上，看得到法瑞的凌霄阁耸立的身影。

列入保护名录的黑墙通风塔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会让每一个人觉得，比起法瑞在1980年代获得的伦敦高度引人注目的建筑工程，对他的建筑艺术的作用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许还会认为他的“人工气候室”毕业设计项目，受到了当时还不像如今家喻户晓的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的思想的极大影响。这位美国人对年轻的法瑞有明显的影响。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许多其他的建筑师也是如此，从罗杰斯(Richard Rogers)和福斯特(Norman Foster)到约翰·温特(John Winter)。每个人都从这种经历中得到了想要的知识。有的如Eames和加利福尼亚项目分析事务所，还有的如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的野兽派艺术。比起大部分建筑师，法瑞的这张网要撒得更宽。

接着是1965年到1980年法瑞与格里姆肖的合作伙伴关系。同处一室，又常常为同样的项目忙碌着，法瑞和格里姆肖在后来十

分英国化的所谓高科技领域，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对于许多工程，它有着成本十分低廉的特点——工厂、仓库等等。不过同样地，那时的一座重要建筑最近也已被列入保护名录：1968年的公园路公寓大楼，它利用了可让住宅合作者自行安排的新法律。法瑞主要做的是规划和建筑体形，而格里姆肖做的是细部设计。早年住在这幢大楼中的有一位名叫约翰·扬(John Young)，后来成了罗杰斯设计公司成功的关键人物。许多早期的高科技工程通常是昙花一现的，有些标志性建筑目前已被拆毁，公园路公寓大楼得到官方认可，正当其时。

在法瑞—格里姆肖公司，法瑞完成了下列工程，如1967年在伦敦的螺旋形学生宿舍“服务塔楼”，1972年在Runnymede的雪铁龙仓库，泰晤士河水务局大楼和Wood Green工业厂房。之后，这两名建筑师各奔前程，如果法瑞立即转向后现代主义，那就是一个错误。他在不同时期与建筑师简·卡普利基(Jan Kaplicky)和伊娃·吉里克娜(Eva Jiricna)及结构工程师彼得·赖斯(Peter Rice)的合作，就是开始将高科技融入到其他元素之中。由于受到轻质结构的吸引，他于1981年在北伦敦因火灾烧毁的亚力山大宫的废墟上建起的临时展览厅中，使用了当时属于英国最大规模的特氟隆喷涂纤维结构。

他的经典作品首先出自于贝斯沃特(Bayswater)的Clifton 苗圃工程和卡雯特(Covent)花园。不过，确立后来在1980年代法瑞作品基调的，却是1981年2月在伦敦卡

姆登(Camden)的低造价而又令人舒适的TV-AM 总部大楼，顶部是用半球形玻璃纤维做成的。显然还有其他的后续作品。TV-AM——英国第一个早间电视频道——让法瑞在工程规模或成本上，完全摆脱了相对基本的改造工程的束缚。它使得法瑞在1980年代后期开工的三个伦敦标志性工程达到了顶峰。

在我们回到最近的工程之前，需要对这些作一定的分析：首先因为它们是卓越的，其次是它们让我们了解政策与商业发展的脉络，最后是因为它们确定了直到现在才开始



40位住宅合作社成员的公寓，公园路，伦敦，1970年



水处理中心，Reading，1982年